

台湾易容作品集

闹

笑

江

湖



下

远方出版社

易容武侠作品集之⑤

闹笑江湖

Ⓣ

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戈 弋
封面设计:刘 念

闹笑江湖

易 容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15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章:24 字数:600千 插页:6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595-466-6/I·193 定价:29.80元(全三册)

内 容 提 要

江山代有人才出，武林中大凡名人，要么武功高强，要么手段卓绝，不管怎样，均是一代奇人。

蔡小虫、唐三鼠，这名字听起来就跟隔壁家的混混没什么区别，但名字并不代表实力，他们是什么人？竟能使江湖变色，霸主侧目。

江湖中同样有许多女人，但没有一个女人很庄娴，庄娴者只能呆在朱帘紧闭的闺房中。但也不是所有的女人都会有原始的肉体在江湖上做男人的饰物。

这样的男女如红花和绿叶互相映称着，血腥的江湖，他们会变成什么样的颜色呢？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美男计	501
第二十四章	勇闯少林	524
第二十五章	大还丹	561
第二十六章	弥天杀劫	583
第二十七章	温柔的阿双	611
第二十八章	恶鬼其实也温柔	636
第二十九章	又逢生死关	662
第三十章	勾魂女人	684
第三十一章	刀刀催命	707
第三十二章	血泊中站起	739

第二十三章 美男计

赌场没有朋友。

尽管钱三爷在双龙滩是一鼎，大家也知道彭祖康是钱三爷的客人，但大家都在紧张情形下，谁也没有去注意他。

彭祖康完全具备了一个赌徒的特殊敏感反应，眼比人尖，手比人快，脚比人快，当然心也要比一般人狠。

看一个赌徒的技术高下，段数优劣，只要看某人反应特别比人快，一定可以给他打高分。

彭祖康是进入牌九房，就知道已经进入高潮了，也正是恶战展开的时候。

因为每人下的注码，最少的也有二三个红筹码，最高者已破十个红筹码的大关了。

彭祖康熟悉双龙滩的行情，一个红筹码代表一万两。

也就是说每人下注码至少有二三万到十几万两。

他一眼就注意到那位庄家和一个花信年华的女人，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彼此心照不宣。

另一边，钱三爷却也是“候补”角色，台面上已有八个人，以“梭哈”场面来说，已算足额了。

——除非有人中途退席，才可替补上去。

钱三爷冷眼旁观，他发现林炳的双手的两根大拇指与小

指的指甲很长，并且，左手的大拇指指甲还好像是弯曲的。

另外一个中年人，则只有双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各留有指甲。

其他的指头都修剪得很整齐，而且，还像是涂了油脂类的东西。

钱三爷暗想：“王八蛋，一定有鬼，居然吃到双龙滩来了，今夜收获不少……”

这把牌结束，竟有三个面青唇白的宣布“弃权”。他们丢去手中牌，抹着满头汗水，默默的离开了赌台。

以这三人下注最大，紧跟不休。

可惜技差一筹，越是注下得大，跟得紧，越是输得多，输得惨！

赌客的“心里循环”，就是输得多，下注也越大，跟得更紧。

钱三爷虽未入局，但旁观者清，也跟着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其实他此刻心情，简直比那三个入局者还心情紧扣，他也不住流冷汗了。

由台面上的银票来看，他们这三个，每人至少“梭”掉了几百万两了。

钱三爷认识他们，虽说都是双龙滩的殷实户，家财万贯，但这一次很可能“梭”掉了所有，包括生命。

他心理实在实在很同情，可是，没有抓到他们作弊证据，实在爱莫能助。

现在有了空缺，他可以替补了，如果这样退出，实在有点窝囊，不得不赶鸭子上架，硬头头皮顶上去。

“赌场无父子”，尽管他身分特殊，赌起来可没有人卖他的

帐。

钱三爷自己也知道，明白了一下场，就必须全力硬挺上，赌谁的狠劲大，忍力长，不能有半点留情。

他一下场，就发现苗头不对。

原有的五个赌客手面全部都比他大，就是刚替补上去的二人，也比他下得“凶”，“跟”得紧。

他几乎有比狠的强烈冲动。

但由于心中先有准备，知道现在不是自己逞强好胜的时候，“人头”不对，只有准备输，但要拚命控制输得尽量比别人少。

所以，他强烈的警惕自己，要沉着冷静，不动声色。

因此，他连在场的人，也不想多看一眼。

当然，暗中是全副精神注意每一个人的小动作，特别着眼于林炳身上。

他特别留神“洗牌”与“发牌”间的“细节”。

却看不出有破绽——他无法判断出来。

他心目中，当然是林炳为“目标”，也没有放过其他赌客的任何细节。

因为，这些赌客都是外乡人，因此，他认为赌客之中除林炳外，很可能有他们的“暗卡”。

他下场不到半个时辰，就发觉自己和另二位替补上台的赌客，都是陷在“小输”的情况中。

“小输”，也只是比“大输”少输罢了，他和另外二位替补上来的赌客，已输五六十万两。

而赌徒的微妙又复杂的心里，是在“小输”时，最易激发豪情。

——他们会想，别人比我输得更多，还是敢下注，我比别人输得少，怕什么？加注，赢了就可以由小输转为大赢家。

第二个替补者，果然陷入这种心里状态中，注码越加越大，也紧“跟”不休了。

只有钱三爷“心如止水”，按兵不动，仍是维持全局中下注最小的一个。

当然，也有赢的时候。

也许他是双龙滩的一鼎，人家手下留情。

但却是在赢的次数少，而输的次数多之下，维持到东方发白时，又有四个赌客支持不住了，宣布退出。

当然，说退出是客气，其实已是输脱了底，其中二个离去时，腿似乎发软，抖得几乎走不动了。

钱三爷眼旁观，这二人到少输二百万两左右。

这时候，楼下与楼上的麻将、牌九也已结束了，赌客相继的离去。

钱三爷虽是输，但也在百万两之间。

——最使他所闷而又说不出的是那个指甲涂有油脂的中年人也是大输家，初步估计该在八百万两之间。

钱三爷心里暗骂：“王八蛋，这曲戏演给谁看，反正大赢家是你的搭档，他赢了也是你赢了，这种明输暗得，骗骗别人还可以，想骗我钱三爷，那是你瞎了狗眼！”

大赢家当然是林炳。

记得有一把牌，外面见了三个“Q”，别人是一对“A”，林炳买“卡Q”顺。

这时，还有四张牌发，也不知林炳是如何算法，这位一对明“A”的赌客，打下来五十万两，其目的是迫使林炳弃权。

因为林炳的牌面是“9、10、J”，如果他扣的是“Q”，那他就是在买“8”“K”两头顺了。

外面见了三张“K”，但只见一张“8”，如果他运气好的话，余下的四张牌中，可能有两张“8”，一张“K”。

那是四分之三的机会，就算只有一张“K”，一张“8”，也有二分之一的机会。

再说，他是大赢家，所谓牌走旺家，所以这位出钱的朋友打出五十万两是有其道理的。

但是，事情却特别反常，林炳不但跟了五十万两，竟然反梭了过去，而且是多了一百五十万两。

这一把反梭哈，全场皆楞住了，有的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讥笑着说：“林先生，你要买什么？”

林炳理直气壮的道：“买顺子！”

这个答案，使本来有点乱的场面，立刻静了下来，大家都开始认真的在算牌。

这一比较的结果，大家的预测，也正如前面所说，谁都认为他扣的暗牌是“Q”。

出钱的这位赌客，可能是三条“A”了，就算是明“A”一对来说，林炳除了顺子之外，已无药可救。

发牌的结果，大家都伸长脖子去看他买的牌，二百万两买顺子，实在是有点荒唐。

钱三爷也在看他的牌，看他买了个绝“Q”回来，虽然幸灾乐祸，但也打从内心暗暗叹息一声。

出钱的朋友买到了一张小“8”，还有两张牌未发，但已“梭哈”，不用再扣，翻过来，竟然是二张“8”。

全场的人都发出一声叹息，四分之三的机会，他竟然没有

买到。

那位出钱的赌客，果然是“一条龙”三个“A”，他一开始就步步为营，引人入伙，而不肯“梭哈”。

但事实却不是如此，林炳底牌是8，竟然买到顺子，实在太夸张了！

但不是他发牌，能说他出千吗？他又为何不怕输？

最后林炳的是：他是大赢家，财大气粗，就算这一把输了也无所谓，当是替场子主持人捧场。

因为赌注越大，抽头越多。

大家听了，虽觉得有点勉强，但又拿不出更好的理由来驳斥。

这一场赌，钱三爷心里存了不少疑问，却是无解。

他不知道，他被彭祖康坑了，以要他注意郎中为由，赚了他百万两银子。

又是日落时分。

钱三爷睡足了，精神饱满的带着大管事朱青出了自己的宅子，他没有去赌场，到了那三家殷实户的家里。

谁知道，三个人都没有回家，他们的家里已派出人四处寻找，并无所获。

当初，钱三爷还以为他们是出去向朋友告贷、帮衬，但日复一日，却不见人影。

第三天，终于被他们家人找到了，却是在距双龙滩数十里地的“鬼打漩”找到的，不是活人，是三具死首。

他们留有遗书，说到因赌而输去所有一切，愧对祖先，更无脸面对后人。

因此，他们的后人请钱三爷作主，其中有位姓陈的，他太

太走了一趟娘家哭诉，终于把糟老头哭出来了。

这个糟老头是曾有“赌霸”之称的谷弘，也就是陈夫人的大哥，虽已息隐，但经不起胞妹苦苦哀求，这才出来了。

经过他走访打听，终于被他查出林炳是“刀疤”老七的人，而“刀疤”老七又是君无言手下的大将。

当他把这一切向阴不散禀报后，因阴不散的指示，来到了开封，与夏明征、吴三进会合，于是在一阵密谈后，决定了报复方法与步骤。

唐三鼠一出茅屋，第一个感觉就是浑身上下一麻。

“麻”的感觉就像你蹲着，蹲了好久，然后两腿就麻起来，像有针刺的那种麻。

唐三鼠全身都麻，全身像有针在刺，每走一步，脚下的麻就好像刺入心坎里，走了一段，“麻”开始热起来。

这种热就像你躺在大太阳底下，让它晒你一个时辰，除了热就是烫，入骨的烫，浑身上下的烫，心口的郁闷被烫得都涨了起来。

身上的毛细孔好像都有热气喷出来，身上的衣服也湿透，走过这片草地，过了一条小溪，溪上没小桥所以只好涉水而过。

那溪水的冰真是出奇的冷，当他一下水，一股冷直窜五脏六腑，低首望向溪水，上百只怪鱼全游了过来咬向他的脚，赶忙快跑，但这条怪溪好像没有对岸，可是对岸明明就在眼前。

突然一个脚滑他差点跌了个跤，溅起了一些溪水在脸上，脸前的景像突然一变，那是一片树林，正栖着几只蝙蝠乍然间扑了过来。

唐三鼠大惊，金针飞射，蝙蝠全爆了开来，恶臭瞬间散了

开来，唐三鼠忙闪，刚往右方掠去却撞上了一块巨石，巨石上几只蜘蛛正虎视眈眈盯着他，他刚退一步好像踩了个空，回首一望还得了，是个绝崖。

但他已平衡不了自己，整个人好像往下掉，一颗心好像就往嘴外跳出来，这下他觉得自己要死，但屁股突然一痛眼前景物又变，他仍在草地里只是跌坐在地。

拍拍屁股站了起来，发现两掌青黑，自是中毒迹象，时间已不多，在草地上四处寻找唐如，终于找到她的时候她已晕倒，身上尽是一些黑头蚂蚁，忙将她抱了起来拍掉蚂蚁，但他一触及那些蚂蚁，整只手都肿了起来，再瞧唐如整个人也是又黑又肿。

唐三鼠这惊吃的不小，忙拔脚狂奔，但他是愈来愈累，两脚愈来愈提不起劲，最后是拖着唐如走，他猜想只要走出这片树林就可以出去了。

正徬徨无肋，突见有人掠了过来，如果他眼睛没看错，那正是朱孤坟。

朱孤坟一来到他身边瞧见他就表现得十分惊讶：“老天！你恐怕是第一个误闯误撞走出百毒阵的家伙，但是你身上中的毒已经足以让你死后五百年尸骨不腐不化。”

唐三鼠大是苦笑，他有气无力的叫：“解药。”

朱孤坟忙挑身上的药包，大大小小的药丸就二十多颗，分为二摊，另一摊自然是给唐如的。

这时又有人出现，朱孤坟两眼一亮，说：“是董宝宝及胡美人。”说完他便迎向这两人，好让唐三鼠服下解药。

唐三鼠囫囵吞枣吞下药丸，再喂唐如，一颗颗药丸都捏碎在她嘴里，紧抱着她朝朱孤坟那边望去，他和董宝宝、胡美人

正打的火热，虽然“蜘蛛教”与“黑花教”都是用毒养毒的教派，在手脚功夫上可也不差。

朱孤坟是英雄出少年，董宝宝及胡美人又是老巫婆的高徒，三人一时打的不分上下。

怀里的唐如突然动了一下，张口吐出了一堆秽物，唐三鼠来不及让她往别的地方吐，就往他身上吐去。

这一吐唐如脸上有了血色，也清醒了些，半睁着眼瞧着唐三鼠喃喃而语：“我并不是故意要害人的。”

唐三鼠听不懂，纳闷的问：“害谁？”

唐如硬咽的说：“蔡小虫。”

唐三鼠瞧着她还是不大明白：“怎说？”

唐如垂着泪说：“他死了，我的那个假大哥杀了他，他死了。”

唐三鼠也感到讶异：“谁告诉你的？”

唐如将脸埋在师哥怀里，哭的愈来愈大声：“秦姑娘告诉我的。”说着松开了右拳，里面一团她揉烂的那封信。

唐三鼠取过来看，那是一封“黑花教”用来传递信息用的纸笺，上面写满了蝇头小字，意思是说蔡小虫在“蟠桃峰”和唐可以一来，蔡小虫一剑被唐可以刺中心坎。死。尸体被抛进附近的绝谷，现场看到的有二百多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今天中午，快鸽飞递。

唐三鼠摇头叹了口气，轻声对唐如说：“这并不完全是你的错，对‘野火盟’一员的蔡小虫而言，他有责任去‘鬼门关’。”

现在蔡小虫死，而‘野火盟’又解散，这些都是‘鬼门关’最要见到的，那也是他们的目的。

‘野火盟’早知‘鬼门关’的目的，所以牺牲了蔡小虫也是

最逼不得已的事，但是‘野火盟’会胜的。”

唐如哭的更加伤心，粉拳捶在唐三鼠的胸膛上，泣不成声：“那又怎样？人事实上是我害死的，人家说女人是‘祸水’真是一点也没错。”

大师哥你快走吧，我这个祸水会害你的，我已害了一个人不想再害第二个。”

唐三鼠抚着她的脸颊，道：“你不是祸水。”

唐如掉着泪水，朱孤坟给的解药果然已解，他手上的黑肿已消失了，唐如的脸除了增添血色外也有几分粉色，晶莹的泪水更滋润了她的脸颊。

他对她说话：“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唐如起了羞色，困难的喘息着，因刚才的哭让她眼眶起了点红红肿胀，这更加令人觉得楚楚动人。

好一会她才说话：“不，他只是老爱看着我，傻楞楞的，再笨的人也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看我。”

有一天我发现我大哥并不是我真正的大哥，我才想到利用他的，我是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是不是？”

唐三鼠看着她，没说任何话。

那边的朱孤坟和两只蜘蛛仍不分上下的大打出手，可是情况并没有维持多久，朱难忘的惨叫声传了过来，他人也跟着出现。

朱难忘正跑着让秦玉香口中的那两个“老巫婆”追，那两个“老巫婆”边追边打得得意的笑。

朱孤坟见状心凉了一半，那“人面蜘蛛”及“仙面蜘蛛”两女见状精神大振，这样一来朱孤坟情况愈来愈恶劣。

两个老巫婆一到，瞧见了唐三鼠和唐如，马上一怔，但旋

即呵笑：“就算走的出百毒阵又怎样，等会还不是会再被抓回去，到时百毒阵再加几味‘黑花教’解不了的毒，还敢再闯吗？”

当下疾攻逃命的朱难忘，像耍猴似的。

朱孤坟和朱难忘两兄弟看来已经施了吃奶的力量，尽心尽力对付眼前的情况，危机恐怕也无法解决，一有机会就朝唐三鼠大喊：“你们快走，再不走大家都走不了了。”

老巫婆一听更加得意：“别走才好，大家凑在一块那才有趣，我的徒弟长的可不坏，不多看几眼吗？”

只听朱孤坟大叫：“看当然要看，可是你们这两个老巫婆插什么脚，煞风景吗？”

朱难忘：“你们知不知道自己有多老有多丑呀！这么老又这么丑还敢出门，吓了咱们年轻人可不要紧，但要是给小孩看到，人家父母可要花银子请人收惊，如果真不幸将人家的宝贝孩子吓疯了，那可是做孽，希望你们的儿子长不出屁眼。”

左姥姥气的咬牙切齿，枯爪拚命的抓向这两个臭小子，右姥姥用的是一柄漆黑的小刀，再笨的人也看得出这一柄小刀有毒，若被她伤一道，恐怕就要先抢着去见阎罗王了，这带给朱难忘及朱孤坟更加的威胁。

“你们还不走。”朱孤坟可要气炸了。

左姥姥嘿嘿笑：“人家男男女女又搂又抱舒服得很，现在不多抱点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说着同时，枯爪只差那么一点就抓到朱孤坟的脸，她那长长弯弯难看的指甲，恐怕也有剧毒，若被抓伤大概只有死命一条。

朱家二兄弟用的是竹笛，“人面蜘蛛”董宝宝及“仙面蜘蛛”胡美人两女用的是玉尺，玉尺长二尺，玉尺只守不攻，攻的

是那两个老巫婆。

右姥姥又只差那一点就可以在朱难忘臂上留下伤口，朱家兄弟处处险象环生。

“对极——对极！你这两个小子是不是看不惯人家搂搂抱抱？还是捺不住了？”说完一笑，笑声令人起鸡皮疙瘩。

朱难忘气极败坏的又大喊：“你们真不走？”

唐如抬首看着唐三鼠，耽忧说道：“我们快走吧！再不走可会害‘他们’。”

唐三鼠摇摇头，轻声的说：“他们不会有事的。”

唐如哀求：“快走吧！”

唐三鼠摇着头，抬首望着朱家两兄弟大叫：“你们两个兔崽子若是功夫到家就别让人家打的哇叫，什么‘难忘一朵黑花，孤坟应常记’简直狗屁不通，难怪秦老道的宝贝女儿会叫你们一个朱女人一个朱死人。

我想那两个老巫婆心里一定在大叫：‘黑花狗屁教有你们这两个兔崽子在简直是自取其辱。’干脆一头撞死算了。”

朱家两兄弟一听大怒，朱孤坟叱喝道：“你眼睛是不是瞎子，她们可是以多欺少以老欺少，传出去那才会笑死人。”

朱难忘也有话要说：“要一头撞在你这个混蛋身上，闭嘴！”

唐三鼠可不听他的：“我若不闭嘴呢？”

朱难忘再大叫：“那就将你的嘴贴在你怀里那位姑娘的嘴上，要不然换你上来跟这群疯婆子打，我替你闭嘴。”

“疯婆子，谁是疯婆子？”董宝宝、胡美人两人铁青了脸，变脸大怒。

朱孤坟冷笑：“就是你们，疯婆子。”